



茶花女

CHA HUA NU

[法] 小仲马 著
黄甲年 译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茶花女

CHA HUA NU

[法]小仲马 著
黄甲年 译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法)小仲马著;黄甲年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6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

ISBN 7-5354-1268-8

I.茶…

II.①小…②黄…

III.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139 号

责任编辑:吕艺红 责任印制:周铁衡

封面设计:王祥林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5 插页:2

版次: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0001—15000 册

I·1044 定价:1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巴黎名妓玛格丽特的足迹风流于当时巴黎最豪华、最高级的舞会、剧院，她本人也是众多达官贵人所追逐的最走俏的猎物。这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的烟花女子在遇到穷学生出身的阿芒之后，双双坠入情网，男不恨女荡，女不嫌男贫，爱得是那样真诚、那样炽烈，丝毫不带功利色彩，堪称人间爱情的绝唱。

正当这对热恋中的情人憧憬着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债主们得知玛格丽特与权贵们断绝了往来，便纷纷登门逼债；阿芒的父亲也火上加油，逼迫儿子与玛格丽特断交。玛格丽特为使阿芒摆脱窘境，自己忍辱负重，以致造成重重误会。然而，她的临终日记终于使阿芒明白了情人对爱情的巨大奉献。

这部世界文学名著虽已有中文版面世，但此书译者数十年来反复研读中外几种不同的版本，从而使这部爱情名篇的译文更具准确、流畅、动人的特色。

小仲马与真正的茶花女

(代序)

金秋的一天，小仲马在通往圣·耶尔曼的路上遇见了让·迪雅斯——一位著名女演员之子。两人便租了马匹，顺着森林骑马漫游，然后回到巴黎，两人又上瓦丽爱丹剧院看戏。

就在这个晚上，剧院的包厢里坐着一位外貌出众、风姿绰约，却挥金如土的女人玛丽·优珀丽丝。关于她，后来小仲马写道：“她是一位身材略高、皮肤白嫩透红的俊俏金发女郎。头生得小巧玲珑，有一双日本姑娘的眼睛，只不过在看人时更富感情而又稍带傲气。她的嘴唇红得象樱桃，那皓齿真是世上绝无仅有。她的整个身姿令人想起一座萨克逊的瓷雕……”

在这样的美人面前，小仲马禁不住一见钟情，为之倾倒。

其实，玛丽·优珀丽丝虽然出身卑贱，但也是很有教养的。一八四四年，当小仲马跟她结识之时，她的私人藏书已有拉伯雷、塞万提斯、莫里哀、大仲马、雨果、拉马丁和缪塞等人的作品。她十分熟悉这些作家的名作，尤其喜爱诗歌。她还接受过音乐方面的训练，能很富激情地在钢琴上弹奏船夫歌和华尔兹舞曲。

年轻的小仲马并不缺乏高尚感情的冲动，对自己母亲深

厚的爱教会了他怜悯一切被社会无端抛弃的女人。小仲马能够看出这些烟花女子在寻欢作乐的幌子遮盖下的眼泪，对她们极其宽宏大量，并不把她们看作罪犯，而认为她们都不过是些牺牲品。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玛丽爱上了小仲马。有一次，她对他说：“如果你答应一切都顺从我的意思，不说二话，不盘三问四，那么我也许有朝一日会爱上你的……”

为了这个严肃认真而又漂亮的“公子哥儿”，玛丽·优珀丽丝也真的一度抛弃了一切富有的保护人。而跟小仲马一起漫步于森林和田野间，果然给她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她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

到了一八四六年底，玛丽·优珀丽丝既然不能靠她病弱的身躯去挣钱，就只好把自己心爱的贵重物品一件件卖掉。待到她临终之时，所有的贵重物品几乎都卖光了，最后只剩下两只镯子、一支珊瑚胸针、一条马鞭和两支小手枪。玛丽终于在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去世，死于大狂欢即将到来的时刻，过不了几天便是全巴黎都盛大庆祝的谢肉节。欢乐的喧闹声早就透过玛丽住宅的窗子传进来，而这时病重在床的她已是奄奄一息了。

小仲马是在马赛港才得知玛丽去世的。这一消息使他悲痛万分和悔愧不已。不能说小仲马对待玛丽很坏，但他待她确实太冷酷、太不公平了。对此小仲马感到十分内疚。他决心不顾一切地工作，替她清还一切债务。立下这样的誓言倒是轻而易举的，但实行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当小仲马回到巴黎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广告。广告上说，在安丹街十一号出卖玛丽的家具和奢侈品，还请购买者前往参观该

住宅，那里陈列着所有的动产。小仲马赶到那里。他看到了作为他短暂幸福见证的玫瑰木家具，曾覆盖过那迷人身躯的细软被褥，以及那些“正派女人”争相购买的死者的衣物。小仲马触景生情，感慨万端，回家后便写下了一首追忆旧情的诗篇。

小仲马“为了纪念”，买下了一条金链子。全部拍卖得了八万零九百一十七个法郎，还清玛丽的欠债之外尚有剩余。玛丽·优珀丽丝留下遗言：将剩余的钱寄给在诺曼底的侄女（她姐姐蒂里芬娜的女儿），条件是继承人永远不要上巴黎来。

一八四七年五月，小仲马又来到了圣·耶尔曼，回忆起那一次他跟让·迪雅斯一起顺着森林漫游的日子。那次漫游归来之后，两位朋友又上瓦丽爱丹剧院看戏，这便是他与玛丽浪漫生活的开端。为了缅怀过去，小仲马便在“白马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反复阅读玛丽写给他的信件，然后奋笔疾书写成了关于她的小说，取名为《茶花女》。小仲马的小说并不是自传，尽管作为故事基础的是作者和玛丽·优珀丽丝（她在小说中改名为玛格丽特·戈蒂耶）的浪漫生活。

阿芒的父亲这个角色本身和他对玛格丽特的拜访，玛格丽特卖掉拉车用的马匹和珠宝以便将爱赎罪的决断，又为了不让所爱的人为难，这位烟花女子便舍己为人的做法等，都是小仲马的虚构，正如被抛弃后贫病交加的玛格丽特那些断人肝肠的信也是他的虚构一样。

小仲马的小说获得了极大成功。所有失足沦落的女人都深深地受到感动。“肺病和苍白的脸色竟一度具有一种忧郁的魅力。”

（黄甲年编译自俄文版《三个仲马》一书）

献给玛丽·优珀丽丝

小仲马 作

你我天各一方的原因我也弄不清，
微不足道的理由是有的：我感到你悄悄地爱上了别人；
唉！人世的纷纭：我为何远离你而去？！
我为何又重转回程？！

不久，我曾函告你我很快便会归来，
我将投入你的胸怀，
渴望跟你重相会，
求得你的恩赐，求得你的谅解。

这一下我可回到了你的身旁，
天啊！映入我眼帘的竟是紧闭了的门窗！
人们告诉我：坟墓里蛆虫啃着我心爱的人儿，
如今她早已不在人世，如今她早已消亡。

临终的时刻仅仅一个人没有把你遗忘，
她垂头丧气地站立在你的病榻旁；
朋友们都不敢亲近你啦，
我知道：难得有两位把你送到了墓园。

我敬仰这两位勇气十足的人，
对世俗的偏见他们没有半点畏缩，彷徨；
他们以行动表达了对你的悼念，
报答那逝去了的时光。

他俩保持了对你最后的忠诚，
而公爵和伯爵早把你忘个一干二净；
他们不屑给你献上一个花圈，
但他们都曾用金钱收买过你的爱情！

(黄甲年译自俄文版《三个仲马》一书)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呼啸山庄

简·爱

德伯家的苔丝

父与子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巴黎圣母院

双城记

鲁滨逊漂流记

修女

格列佛游记

世界爱情诗一百首

茶花女

野性的呼唤

嘉尔曼

曼侬姑娘

上尉的女儿

红字

王子与贫儿

恋爱中的女人

情感教育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认为只有长期地研究人以后，才能塑造人物，就如同只有认真地学习之后才能讲好一种语言那样。我还没有达到能塑造人物的年龄，那就只好满足于讲述现成的故事了。因此，我恳求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绝不是凭空捏造，其中的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都还健在。而且，我搜集到的这些材料，其大部分见证人也都在巴黎，如若我的证据尚不充分的话，我还可以请他们予以证实。不过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只有我一个人能够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因为我是唯一清楚最后那些详情细节的人，缺少最后那些细节，就不可能一口气写出这个完整而动人的故事。

以下便是我如何会得知这些细节的经过。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那天，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宣称拍卖家具和古玩珍品的黄色巨幅广告。这个拍卖是随着物主去世而举行的。广告上没有提到死者的名字，只是说拍卖的地点是在安丹街九号，时间是十六日中午到下午五时。此外，广告上还写着，十三日和十四日可以提前参观那幢住宅和家具。

我一向十分爱好古玩珍品，岂可坐失良机，即便不买，也得去饱一饱眼福。第二天，我便去了安丹街九号。时间尚早，但是那幢房子里已经来了好些参观的人，甚至还有女的。那些妇女虽然穿的是丝绒衣服，披的是开司米披肩，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大门口等候，但是就连她们面对眼前的一

派豪华也都惊叹不已。

用不了多久，我就明白她们惊叹的原因了，因为我稍加观察便不难看出，我是在一个高等妓女的家里。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上流社会的妇女（这些来参观的都是一些上流社会的妇女）最想看的，那就是这种女人的住宅。这种女人的马车使她们的马车相形见绌，这种女人跟她们一样在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拥有包厢，与她们平起平坐。这种女人在巴黎神气地拚命卖弄她们的姿色、她们的首饰和她们的丑事。

如今，这个女人已经离开人世，所以连最贞洁的妇女也能进入她的卧室，因为死亡净化了这个富丽堂皇的肮脏场所的气氛。除此以外，如若需要借口的话，她们也尽可以推托说是为了拍卖而来的，压根儿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的家。她们看到了广告，想参观一下广告上讲的那些东西，想预先挑选一下而已，再没有比这个说法更合情合理的了。带着这样的想法，她们仍忍不住要在这些珍贵的物品当中窥探这位妓女生活的痕迹。她们肯定听到别人讲过有关妓女生活的种种非常离奇的传闻。

不幸的是，神秘之事早已随神女一同消逝了，尽管她们煞费心机，这些贵妇人也只能看到她死后要拍卖的东西，房主生前所拍卖的东西一点也见不到了。不过，这里值得一买的东西可真不少。家具全都是十分华丽的：巴西香木做的带布尔雕刻的柜子和桌子，塞夫勒城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地区产的小塑像，缎子，丝绒，花边，应有尽有，一应俱全。

我跟着那些怀有好奇心的贵妇人穿过一个个房间。她们走进了一间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但正当我也要进去时她们却又窃笑着退了出来，好象在为这种猎奇感到很难为情似

的。而一看到这种情况，我便更加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间房间了。这是一间梳妆室，里面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化妆用品，在这里死者挥霍钱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靠墙的一张三尺阔、六呎长的桌子上，奥科克和奥迪峨两位著名匠人制作的各种珍品闪闪发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样一个女人梳妆打扮上不可缺少的成千件物品不是金子做的，就是银子做的。不过这一大堆用品只能积少成多地累积进来，而一个情人肯定是无法一手让它们变得这样齐全的。

看到了一个妓女的梳妆室，我并不感到惊讶，倒饶有興味地过细察看每件物品，发现这些雕刻精致的用具上面都刻有不同的姓名开头字母和不同的纹章。我望着这一件件东西，每一件都令我想到这个可怜的姑娘的每一次卖笑生涯。于是我心想，可怜的姑娘，天主对她尚算是宽宏大量的，因为没有让她受到通常的惩罚，而是让她未失去豪华的生活，仍保持着美丽的容颜，在老年来临之前就死去，对妓女来说，人老珠黄便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啊。

诚然，世上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老年，特别是女人的放荡生活的老年更悲惨的呢？她留不下一丝一毫做人的尊严，引不起任何人的关心。这种没完没了的悔恨，不是追悔曾经失足，而是追悔自己的失算和胡乱花掉的金钱，这也就成了我们可以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了。我认识一个放荡一时的上了年纪的妇女，过去的生活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她跟她当年一样漂亮。这位母亲从来没有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说过“你是我的女儿”，只要求她为她养老，就象她自己曾把她养育成人一样。这个可怜的姑娘叫路易丝，她听从了母亲的吩咐，开始卖

笑的生涯，不是出于自愿，不是出于情欲，也不是出于取乐，就象是在从事别人教会她的任何一种职业一样。

这个姑娘耳闻目睹的都是放荡的生活，而且她的放荡生涯开始得很早，加上长期体弱多病，使她丧失了天主也许曾赐给她的、但从未有人想到去培植的辨别善恶的智慧。我一直记得这个年轻的姑娘，她几乎每天都在同一个时辰走过林荫大道。她的母亲始终陪伴着她，就象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亲生的女儿一样殷勤。当时我还很年轻，轻而易举地接受了那种放荡的时兴风尚，不以此事为稀奇了。但是，我还清楚地记得，一看到这种带有罪恶目的陪伴，我内心就会产生鄙视和反感。同时她那张脸庞充满着天真无邪和忧郁痛苦的表情，显得说不出的贞洁，那简直可以说象是一尊“容忍的女神”那样的雕像了。

有一天，这个年轻姑娘的脸上露出了光彩。在由她母亲一手安排的放荡生涯之中，仿佛天主已赐给她一点儿幸福。确实，已使她变得这般软弱可欺的天主，为什么还要让在生活苦楚折磨下的她得不到丁点儿安慰呢？有一天，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残存的纯洁天性，使她乐得跳起来。人的灵魂总会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寄托。路易丝赶忙跑去把这个让她那样高兴的消息告诉她的母亲。说起来也真令人感到羞耻，不过我们不是在任意编造什么桃色趣闻，而是在讲述一件真人真事。如果我们不认为有必要不时地把这些受到谴责不能申辩、受到蔑视不容反驳的人们所受的苦难公诸于世，那么毫无疑问就以不谈这类真人真事为妙。尽管这样做很可耻，可是那位母亲却回答她的女儿说，应付她们两个人的生活已经很勉强了，怎么还养得起三个人；又说这样的孩子是没有

出息的，怀孕也太浪费时间了。

第二天，一个接生妇来看路易丝，我们只要指出她是做母亲的朋友就够清楚了。路易丝在床上待了好几天，后来下了床，脸色比以前更苍白，人更虚弱了。

三个月以后，有个男人怜悯她，打算医好她精神上 and 身体上的创伤，但是最后那一次的打击实在太厉害，路易丝由于小产的后遗症离开了人世。那位母亲仍旧活着。怎么个活法？只有天知道。

当我出神地欣赏这些银制的梳妆用具的时候，这个故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一定沉思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这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守人了。他站在门口紧盯着我，看我会不会顺手牵羊拿走什么东西。

我走到这个被我弄得万分不安的人跟前。“先生，”我对他说，“你能把这儿的原先住户的姓名告诉我吗？”

“玛格丽特·戈蒂耶小姐。”

我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也见到过她。

“什么！”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耶去世了？”

“是的，先生。”

“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想有三个星期了吧。”

“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住宅呢？”

“债主们都认为这样做可以抬高拍卖的价钱。你知道，让大家事先看看这些东西的实际用场，就会引起他们购买的兴趣了。”

“这么说，她欠了债？”

“啊，先生，可欠了不少债呢。”

“拍卖以后还得清吧？”

“还有多的。”

“那么多余的钱给谁呢？”

“给她家里。”

“她有家？”

“好象有。”

“谢谢。”

看守人弄清我的意图后便放心了，向我行了个礼，我也就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我一面往回走一面心里想道，“她一定死得很惨，因为在她那种环境里，只有身体健康的时候才会有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戈蒂耶的遭遇感到哀伤。

在许多人看来，这也许有点可笑，但是我对烟花女子总是怀着无限的同情，我甚至也不想为了这一点而恳求别人的宽恕。

有一天，我到警察局去拿护照，在那里附近的一条街道上，看见两个警察押着一个烟花女子。我不知道这个女子犯了什么罪，我能够说的，就是看见她痛哭流涕地抱吻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婴儿。她被捕后，母子就要骨肉分离。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敢轻易地瞧不起一个女人了。

二

拍卖定于十六日举行。在参观和拍卖之间留有一天时间，